陸子學譜

平越王士俊校

讀書

世言先生不教人讀書者。妄也。先生深於經。熟於史。沉浸於唐及北宋大家之文。讀其雜著講義程文。經史貫穿。讀其書序論記銘詠諸篇。精於文律者。未能或之先也。非讀書何以致是。朱子謂子靜若不讀書。安能作衆人之師。先生亦自謂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但比他人讀來差别耳。昔大程子責謝上蔡讀史為玩物喪志。及自己讀史。又逐行看過。一字不差。先生之意正猶是也。今錄其教人讀書之

法爲學者退息之居學焉

先生作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逑程文云、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是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庶績其規模締建之廣大深容容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析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說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採之以議事政之不逑固其所也

先生答郡中學者云、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即有未通

曉處姑缺之無害且[illegible]其明白昭晰者日加諷詠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先生與朱濟道書云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

足喻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先生有策問論讀書云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盡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判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為

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間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欺為偽相驅入於罟獲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先生嘗謂李伯敏云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

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筴讀書。其爲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伯敏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

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便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詹阜民錄先生語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屛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

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然有事在

先生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敘數十家之旨而以已見終之開闢反復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周廉夫錄先生語云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

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繆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又云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為政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儒術非迂疏而寡效也陸子之學未及大行於天下其致君之忠止見於輪對五劄其察吏安民之道止見於與蘇宰趙守諸書其出身而加民者則荊門之政過化存神期月間政修事治吏畏民懷訟獄衰息周益公所謂躬行之效者也假使南宋能竟其用則孔子之為東周孟子之安天下夫豈遠哉今錄其議論設施

關於政治者、爲學者示之則焉。

先生爲勅令刪定官輪對劄子、其一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君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譖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變更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

版圖未歸。讐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擁雍干千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勝昨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豈夙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擧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也。取進止。

其第二劄子云。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漢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愈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其第三劄子云。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僅

養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四人
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為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
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
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
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
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
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
所敢知也。取進止。
其第四劄子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
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
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立致者。如救積弊之風俗。正久壞
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

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齏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云然則三代之政竟終不可復哉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

有朋心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

取進止

其第五劄子云臣聞人主不親細故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戒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故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天下未暨靡寄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至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

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告於隔絶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右先生五劄首論君臣當損形迹以開入告之路次言人主當志於道任大守重不可因陋就簡以答其大有爲之志三言人主當知人擇賢不可信庸耳俗目以爲聽言之本四言爲治當以漸而不可驟庶可馴至於三代之盛五言人主不當親細故深懲好詳之過乃能遂求道之志皆啓心沃心之大端也人主必具此五者然後可以論治先

生初獲輪對。故先其大者。必大者見信。然後賓師食貨禮樂政刑之利弊。可次第數陳。惜乎止此一對。至次對將及。而忌者遽。以監丞遷之。且王信之駁。即于祠祿。併不使容於朝廷之間。則天之無意於宋也。或疑先生五劄。辭意簡淡。不如他人極言利弊。剴切詳明者。不知此五者若未能行。雖日陳萬言。何益之有。孟子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先生之學本於孟子。故入告之辭。得其體要如此。當時大小臣工。下逮諸生。皆得言事。每日通進司所上。不知章奏若干。動輙連篇累牘。或千言。或數千言。人主一日萬幾。覽之不能終卷矣。且入耳不煩。施於貴臣。猶爾。而至尊之前。辭煩不殺。豈知奏對之體者乎。附書所以。庶於先生用意所在。發明百一。以解世俗之

感焉若范文正公王文公蘇文忠公各有萬言之奏則皆盡猷生平所學。上書之體。與尋常奏對不同。然亦不無頗冗之弊。孔孟家法。必不爾也。至於外任治法。附錄先生與守令書及荊門政蹟於左。

先生與宋漕使若水書云。金谿爲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爲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僅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樁。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爲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樁之所從

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惟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爲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朘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椎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吏。莫能善後。累有善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樁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爲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托契門墻。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饜耳。郡縣積負。

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州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閒。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欲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例。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樁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部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

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是問倉臺守倅皆賢。有所見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先生與趙節推書云、責霸為潁州守。鰥寡孤獨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有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旁為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以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覩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奸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間。

雖有善士臨之。亦未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奸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眞實弊者。必當辨明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古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卒之所爲。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情詞皆由於吏卒之所成。棣前書所謂吞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發其說。左證疑似。箠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質之法。謂之問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

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遠

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卻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功處噬嗑雖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雖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縱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又云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

食而辦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之無良
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
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
説必非其實然必爲實形設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
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
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
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爲尤難

先生與蘇宰書云某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
請廷臣面對行所建置更革多下詳看其或書生貪遊不諳
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民蒙害每與同
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
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俾畀之判門。某竊惟爲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倘尚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爲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爲百姓條析以復於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託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爲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指民户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爲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没官絶户田者。租課甚重。豁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爲奸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

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事至。則倚衆拒捍。其强梁奸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冐佃之訟滋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爲職事官。因以陳請。欲行責估減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說。蓋未爲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槩責估。亦鹵莽矣。蓋佃役官絶户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至侵耕冐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爲加重。然佃之者皆畀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

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遺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其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賑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爲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寖久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絕户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

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户租課之輸遺負絕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亦已疎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當之甚者也若沒官絕户田乖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歲蔡議皆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説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有補於縣官之闕度亦終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不亦疎乎若復及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户有資陪之債若令有資陪之文立奘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遺

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責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能辦錢以買此田。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併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併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抑冤茹痛。相枕籍為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勸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益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遠及三郡。版曹勸當。則又適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適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有成命。豈可坐縻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奸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

如父母愛民如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除之上府。列之計臺。丐開於朝。俾寘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不此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亟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戶。以中農夫食七人爲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所能忍視而不爲之計者。今方收穫舂揄之時。誠得亟爲剳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逡緩之。以須後庚之命。使是處佃戶。轉爲歡心。慘慄怛悍。散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

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

憂念敢布腹心

又與蘇宰書云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宜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遵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托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於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

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爲謬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爲紊亂爲長吏者難以稽考吏胥與奸民爲市使長吏無所窺其蹤跡此所當深思精考最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賦禁民爲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奸則奸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户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免上府之督責則致爲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爲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儷美於方策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爲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

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先生與楊守書云。遠違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歌盈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蠹賊質之痒黠勢之强弱相去懸絶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意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權貴厚黨與附合左右之人物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飾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

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下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孱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訴之際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illegible]而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遠則文珠[illegible][illegible]而無以絕其辭吾欺之詐則日引月長而適以生其奸[illegible][illegible]尤非曲直之未分而嘗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爲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賢人反是則爲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治國反是則爲亂時之所以爲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

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懲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輙效區區以裨萬一

先生與黃監書云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獘里亦立一

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爲莫若爲平糴一舍以補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糴歲之後無補於賑恤平糴則豊時可以受農民之果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可爲長利今以補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

先生任荆門以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内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容贊歎以養其狥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

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莫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豪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具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决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群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亦服先生之明有訴遺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

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桀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遺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藏匿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之奸無所蔽有胡僧竄鄰伍遞集檢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塲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夾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荊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荊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隨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

於備禦義勇四千强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糜廢可至累
議欲修築其城憚於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
勇優給廩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
者議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錢五千而土工畢役復議
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置敵樓衙天渠荷葉渠護險墻
之制畢備總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
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耻吏爲奸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
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
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
於送迎庫藏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
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役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
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榷杜奸弊而門吏

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賈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後倒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遁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荊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誠援去我輩大害不可不感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荊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絡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曆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賽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逃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荊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莫應，有請於先生。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荊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

者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欣向日以加學之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荊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陸川龐　嶼校

友教

史記儒林傳。稱七十子之徒。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所謂大小。就其位遇言之也。陸子之學。未嘗大展其澤之所及。友教爲多。自朱子往復而外。閩學觀摩。勅局編纂。一時聚處賢豪。若機仲元善輩。並受切磋之益。他若尤文簡。座主也。趙忠定。呂伯恭。皆禮部同考官。當仁不讓。時有諍言。豈非直諒多聞。古之三益哉。述友教爲一卷。

先生於呂伯恭。趙子直。皆中進士時同考官也。然切磋甚至。

嘗與伯恭書云往歲先判府寃穸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
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畧申慰誠
計必徹聽其前此欲一再瞻見殊未得欵聽教誨竊惟執事
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
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
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
無蔽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
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聞於時竊聞
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
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則學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其居憂教
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
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豈不待

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惕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又嘗與趙于直書論吏治之弊云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鄉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奸貪竊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疏者比嘗攻究此等頗得其力蓋事節甚多難以遍攻須要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卻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墻百堵調橅

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粮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於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大重徐提舉方責爲受領官吏官吏皈以州用軍粮名會米爲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粮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魁欲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舂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

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殺折糴。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增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計。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治民產正經界。果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蹙邦本。病國脈。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譏其不察。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為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密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

胥吏見之

先生與朱元晦書云、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敭、伏想大攄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厖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梯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

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把閩山奇峰萬叠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旁、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彝寄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鵝湖。然猶局蹐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言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

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

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也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

文義者樂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
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
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
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
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中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
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
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
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
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
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

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淸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有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

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校山實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已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今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

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歷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涵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論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磋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兄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先生答朱元晦第二書云、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冐疾遂興、重爲駭歎、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沆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倘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

宇宙間。罔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焉。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賤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以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群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究知非私見。設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明言善議奉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脫灑

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與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

兄海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不必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叠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

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

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沖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尊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哉。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意。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

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開闔、盈虛、消息、長幼、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尊。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雖有要領。言雖有指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

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祖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斯章見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

無甚殊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頗不信無極之說耳見遠坐以直黜古書為不足信見其深文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黜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何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淺漏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

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
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淺漏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
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
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
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
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云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
惟爲國自愛。

其第三書云。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
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
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論者。羣小騈肩而騁。氣息怫
然。諒不能不重勤者長者憂國之懷。其五月晦日拜荆門之

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莫承宣撫字之地乃復縣而爲封狼蝎蚤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省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從蹙卹窮治之從則其敝害道毒無畏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郡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籌撥支費浮衍之由緣此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弊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固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識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令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橐者或相十百

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洛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以恩之

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而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庾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負黠姦究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害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

瘝厎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誥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搥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刼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刼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之人或淺迮闇其勢稍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辭誕說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

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閣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速斬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遂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先生與辛幼安書云輙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寓。欲爲容奸度惡之地。而飾其辭說。托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illegible]

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也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過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

所謂議論之蔽而要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要撫修撰是賴願無拘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動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illegible]所[illegible]擬不勝幸甚

先生與李省幹書云某誠更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俟之平昔常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為平昔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賛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倘有所疑以片紙寫諸郵筒可也蓋先生最喜講習或以全不講學疑之亦過矣

先生與李省幹第二書云居今之時而尚友方策取友當世

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部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學之毋徒狗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狀也

先生歸自臨安湯倉使思謙來訪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尔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個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傚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旄導

前脩卒攏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蔡條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說話蔡條云恐陸丈門户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仰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先生答陳君舉書云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盎左知舊消息往往淵絕徒積傾馳遺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何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歎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於私見蔽於私見卻鍼柜砭厚自崇與假先訓封形似以自附益頗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昇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

永思及此益切悼惧怠其驚塞以自敍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𢇅僞非尊兄尚謹望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傳于淵已至衡陽得其書稱亦已相聞矣于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屢稱傳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畧舉答書因說近得傳子淵與君舉書甚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捨其非非則全捨其是亦為林出

嚴松所錄又云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為謝荆門三

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聞于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于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于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亦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詢致諸處後生來授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開駁元吉一旦從旁忽有個省識元吉之善學